

逢星期日出版

稿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 從托爾斯泰一封信談起

□顧爾文

1870年5月11日，列夫·托爾斯泰從雅斯納亞·波良納給詩人費特寫了一封信，下面是該詩的節譯：

親愛的朋友阿法納西，阿法納西奇，當我滿頭大汗帶着斧頭和鐵鍬（就是說，這與所有矯揉造作的事業，特別是與我們的事業相距不可以道里計）放工回家時，就收到您的來信。拆開信件，我——首先讀到的是您的詩，我鼻子發酸：我跑去找妻子，想給她唸一遍；但感動的熱淚令我無法讀下去。這是一首罕見的詩，不能增益刪減，或竄改一字；它本身就是活生生和妙不可言的。它是這樣的美好，在我看來，這不是一首偶然之作，而是被堵截良久湧而出的第一泓清流。在該詩令我產生這樣的印象後，我不免有點悶悶不樂，一想到它刊登在某一期的《通報》上，蘇霍金之流將對之加以月旦並說：費特寫得還可以！

「你，溫柔的，」這一切多麼美好。我不知道您還有沒有比這更好的詩，整首詩美極了……我希望您只拜謁繆斯。您問我對這首詩的意見；我只知道您為此而感到幸福，這種感受讓您意識到，這首詩真美，它打身上流出，它——就是您……

下面是筆者逐譯的這首名為《五月之夜》的詩作：

最後一團團落在後邊的  
雲絮，在我們頭上飛翔。  
它們晶瑩的一片，溫柔地  
藏在鐮刀似的月牙旁。

春天神秘的力量，在統治  
那被飾以星星的額際，  
你，溫柔的，你在提撮着的

大地向我預告了福祉。

福祉安在？它只在貧瘠的  
周匝中——有如一縷煙痕。  
它後邊，後邊，像空氣中的  
道路，一直飛向了永恆。

費特是著名的俄國唯美派詩人，在蘇聯時代編纂的俄國文學史上地位不高，有點像五、六十年代編纂的中國文學史上的唯美派和隱逸派詩人。近年他的地位有所回升，研究者似乎多了起來。可惜的是，中國譯壇還缺乏對他進行系統的研究和逐譯，他頗具文獻價值的回憶錄也迄無中譯本。筆者不憚淺陋，把《五月之夜》逐譯成中文，在形式上力追原詩，意境、神韻當然就談不上了。托爾斯泰不是詩人，嚴格說來也不是文學理論家，但他的評論有着偉大小說家的慧眼和叢見，所謂不能增益刪減或竄改一字，庶幾乎近於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賦》上的名言：「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與英國詩人拜倫在《她走在美的氛圍裡》的名句：「讓光明稍減，或略增動盪，／都會損害她難言的幽美」也若合符契。



## 托爾斯泰

### 十二月黨人嫡派子孫

□章海陵

一八一二年的衛國戰爭「血洗」了俄羅斯，同時也洗出了俄羅斯新命運。社會脈搏跳動加快了速度。參加過衛國戰爭及國外遠征、日後的十二月黨人馬爾林斯基說：「我們解放了歐洲，難道是爲了給自己戴上枷鎖？我們給了法國一部憲法，難道是爲了使自己無權談論憲法？我們用鮮血換來各民族之間的平等，難道是爲了在自己國家備受屈辱？」

別索霍夫發現，贏得戰爭勝利的俄羅斯，「情況糟得不能再糟了」。他批評山上亞歷山大一世沉迷神秘主義：「一味貪圖安寧」，而這安寧由阿拉克切耶夫來提供。阿氏何許人？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寵臣、軍國主義鼓吹者、警察第三廳創建者，壓制自由呼聲，因極端殘暴而臭名昭著。

別索霍夫痛批俄羅斯的暗無天日、傷天害理及亂砍亂殺，「法庭裡盜竊案累累，軍隊裡只用大棒……人民遭殃，教育荒廢」。除了殘暴鎮壓的一手，主政者還精通製造大面積腐敗，藉此挽救政權，「凡是新生的正經的事物統統遭扼殺」，「凡是年富力強的都被拉了過去，腐化墮落。有的沉迷女色，有的醉心名位，有的追求權勢金錢，他們全都投奔那個陣營」；「還能夠獨立自主的人就找不到一個」。俄羅斯再不能這樣下去了。祖國唯有告別野蠻、專制，才能躋身文明世界的民族之林。

對比，是托爾斯泰在創作中尤其「寫人」時使用得最爲嫺熟的工具。但《戰爭與和平》另一個主人公驃騎兵軍官尼古拉·羅斯托夫是否就是別索霍夫的參照與陪襯呢？羅斯托夫在書中「戲份」極重。和別索霍夫一樣，他也是難得的貴族佼佼者，勇敢、快樂、開朗、英俊、剛毅、身手不凡、勇於自我犧牲，是軍營中誠實、正直的楷模，裙帶風及鑽營行爲的「天敵」。

從許多具體描寫看，羅斯托夫似乎更資格被稱爲作者「心愛的孩子」。與塑造別索霍夫一樣，羅斯托夫形象也汲取了作家大量的自傳因素。羅斯托夫由軍營回老家場面，堪稱世界文學最感人的「親情篇」之一。一進家門，親人們全都撲向羅斯托夫，「四周都是閃亮的喜悅的盈淚的撫愛親神、尋求親吻的嘴脣」；「寶貝，親親我」的請求不絕於耳，而五歲小弟別嘉更在大人腿腳間掙扎，發出尖叫「還有我呢」。

羅斯托夫作戰驍勇異常，卻不是冷血之徒，他反省自己打仗是否太過殘酷，「難道這就是所謂的英勇精神嗎？是爲了祖國嗎？那個長了小酒窩和藍眼睛的人犯了什麼死罪呢？他多麼害怕！我爲什麼要殺他？我的手已在抖了，我一點弄不明白……」

所有這些描寫，令不少讀者喜愛羅斯托夫，甚至覺得別索霍夫只是可敬，而羅斯托夫才是可愛。似乎連他不擅和畏懼思考的缺點也是迷人之處。羅斯托夫認爲，思想和推理「只是消遣，只是消遣時間」；他稱別索霍夫「永遠是夢想家」。對別索霍夫而言，剛好相反，除了思想而外，「一切都是消遣」；要他活着而不思想，絕無可能。

雖然高尚與正直維繫了羅斯托夫與別索霍夫的友誼，但誰也沒有想到，對待思想的不同態度，竟成爲他們決裂反目的劫數。也許事過境遷，別索霍夫會想起羅斯托夫早前的忠君思想，以及對皇上的絕對崇拜，這是他們之間雖不動聲色但卻冰炭不容的差異。別索霍夫可能一時忘乎所以，向羅斯托夫訴說對現實政治的強烈不滿，並表示要有所行動。

羅斯托夫緊鎖眉頭，追問別索霍夫：「行動的目的是什麼？」「對政府抱什麼態度？」於是，好友爆發爭吵，溫情蕩然無存。羅斯托夫惱火自己不是辯論家，只能憑直覺而不是靠推理來維持自信，但一再被推入窘境；而別索霍夫「思想更活躍，思路更敏捷」，越辯越勇。羅斯托夫更加屈辱的是，在場的妹妹娜達莎和繼子小尼古拉完全站在別索霍夫一邊。

羅斯托夫最後宣布，「你們要是組織秘密團體反對政府，不管是什麼樣的政府，我有責任維護政府。如果現在阿拉克切耶夫下令，要我帶領一隊騎兵進討伐你們，我將毫不猶豫，立刻出動。至於你要怎麼說，你就怎麼說好了」。接下來，就是難堪的沉默。別索霍夫性格再遲鈍，也懂得這是血腥冷酷的預告。人間悲哀莫大於政治歧見令至交瞬間變爲仇讎。

可是，妻子娜達莎與小尼古拉以分明欣賞與崇敬的目光注視着別索霍夫，這是最大的欣慰。娜達莎對丈夫說：「我真愛你，我非常非常愛你，」「說什麼蜜月開頭最幸福啦，都是胡扯」、「相反，現在才是最幸福」、「真捨不得離開你」。正是妻子的這份深情厚愛，使得別索霍夫作出最重要的告白，「凡是具有偉大影響的話都是簡單明了的。我全部的思想只是，如果壞人結合成一股力量，那麼好人也應該這樣做。」

托爾斯泰沒再把別索霍夫的故事寫下去，儘管他曾計劃把《戰爭與和平》寫到十二月黨人登場的一八二五年，寫到他們從流放地歸來的一八五六年。他後來會着手創作長篇《十二黨人》，幾經蹉跎，但最終只是一個短篇。好在《戰爭與和平》是無所謂開頭也無所謂結尾的開放式作品。一切盡在不言中。

讀者大致可想像，一八二五年起義之夜，小尼古拉與義父別索霍夫會現身於彼得堡的彼得大帝廣場上，而鎮壓十二月黨人的鐵騎之中，定有羅斯托夫的身影。他的軍靴將毫不留情地踢向十二月黨人的身體，將俄羅斯人民對現代化的泣血呼喚踐踏成一片恐怖靜默。再過一些時月，「俄羅斯美神」娜達莎將裹着名貴披肩、乘上馬車追趕上路的十二黨人流放隊伍，因徒們的腳聲響響透過風雪呼嘯抵達天聽。

托爾斯泰會與同時代評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交惡，而車氏是俄共前身社會民主黨的先驅之一，被列寧尊爲「唯一真正偉大的俄國著作家」、「徹底得多、更有戰鬥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他的著作充滿了階級鬥爭的氣息」。但是，托爾斯泰卻創作了《戰爭與和平》，足有資格向世人宣示他也是十二月黨人的嫡派子孫，甚至「我也是人民，我無愧。」

(下)

寫於香港西灣河

## 孤獨的境界：對錢鍾書的一種理解

□陸文虎

三

如果要對李白「古來聖賢皆寂寞」的論斷有所補充的話，我想說的是：「古來聖賢盡孤獨。」「寂寞」是身後名，而「孤獨」是生前事。錢鍾書在著述中對古來之孤獨聖賢多所徵引稱賞，並往往有別具隻眼的獨特解會。

莊子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孤獨者，他在《天下》篇中宣稱：「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做俯仰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在《知北遊》篇中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何其雄豪，無人能匹。在《秋水》篇卻說：「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渺小微末感溢於言表。莊子以「孤獨」自許：「我寧遊戲汗濱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附莊子傳）錢鍾書論莊子專著尚未刊行，而從其稱讚莊子「於一世學術能概觀而綜論」，「豁達大度，能見異量之美」，尊「爲廣大教化主」（《管錘編》第二冊，第618頁）中，我們也可窺見他對莊子的深許之意。

「九死未悔」的屈原是中國知識分子心中永遠的楷模，也是一位偉大的孤獨者。錢鍾書稱其爲「志士」（《管錘編》第二冊，第920頁）在考論《離騷》時，「讀」又「何懷乎故都」……安料其……非「遠逝」而爲長逝哉！令人爽然若失，復黯然以悲。蓋屈子心中，「故都」之外，雖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國不如捨生。眷戀宗邦，生死以之，與爲通客，寧作累臣。」（《管錘編》第二冊，第910頁）「背國不如捨生」，於錢鍾書心中必有戚戚焉。

三國魏李康爲另一孤獨者，史稱其「性狷介不能和俗」，有《運命論》。其中傳語如「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滿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等，廣爲傳誦。錢鍾書稱該文「波瀾壯闊，足以左挹還袖，右拍愈肩，於魏晉間文，別具機調。李氏存作，無他完篇，物好很少矣！」復引其「處窮達如一」，故雖「前鑒不遠」，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勿失」等語，而評曰：「不計利鈍，故不易操守，不爲趨避。」（《管錘編》第三冊，第1714頁）猶夫子自道。

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嵇康「爲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颯然若玉山之將崩。」（山濤語，《世說新語·容止》）嵇康「龍性未馴」，號爲狂士，放浪形骸，我行我素，「非湯武、薄周孔」（《竹林七賢傳》），所以忤世。爲篡國之司馬氏所不容，「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世說新語·雅量》）錢鍾書分析道：「忤世之狂則狂狗、狂傲，稱心而言，率性而行……安望世之能見容而人之不相仇乎？」（《管錘編》第三冊，第1726頁）

陶淵明「孤生介立」（顏延之《陶徵士誄並序》），「其文章不群」，「獨超衆類」（蕭統《陶淵明集序》）。陶淵明一生孤獨，賦《感士不遇》、歌《歸去來兮》、記《桃花源》，看透爲五斗米折腰的官場「塵網」，厭倦俯仰由人的樊籠生活，毅然回歸「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的「舊林」，享受「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生活。陶淵明的創作，影響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一干人。錢鍾書不僅贊同他們的好評，而且他本人更與陶曠世相契，其自署「容安館主」、「容安齋居士」等，就取自陶淵明《歸去來辭》「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並盛稱《五柳先生傳》「示獨者之「有所不爲」。」「正激於世之責聲名、誇門第者而破除之爾。」推愛之情躍然紙上（《管錘編》第四冊，第1934頁）。

陳子昂飽讀詩書，卻懷才不遇，茫茫人海，知音難尋，深感「衆人皆醉我獨醒」，遂仰天長嘯，歌詩抒憤。其《登幽州台歌》因道盡孤獨詩人之心聲而成爲千古絕唱。「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錢鍾書體味陳子昂「前瞻不見，後顧無親，吊影孤危，百端交集」，極寫「蒼茫獨立」，讀之「或亦會心不遠，有蕭條異代之恨乎？」認爲其詩「抒寫此情最佳，歷來傳誦」（《管錘編》第二冊，第952頁）。

錢鍾書所論及的古來賢哲，諸如類類的孤獨者，不勝枚舉。其實，何止這些人，舉凡有成就者，無不孤獨。中國的「大成至聖」、「萬世師表」孔子，生前「累累若喪家之狗」，是很孤獨的。「上帝之子」基督耶穌的身後固然不寂寞，生前卻四面都是敵意，連門徒都不敢相認，也是很孤獨的。古今中外的大學者、大作家，幾乎都是孤獨者。孤獨使他們深刻、孤獨使他們專注、孤獨使他們有創意，也正是孤獨成就了他們。而那些自認爲並不孤獨，說話人云亦云、做事亦步亦趨、做人八面玲瓏者，終究沒有大出息，成就不了大事業。

四

「孤獨」是一種比較含混的說法。人生活在某種環境當中，人總需要與環境互動溝通，當這種溝通不協調的時候，人就感到不安。人在變化，環境也在發展，人的變化與環境的發展有時甚至經常無法同步，於是，對於人來說，孤獨便是無法避免的處境。孤獨固然是生活的常規狀態、本來面目，但是，每個人的孤獨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一般人所謂「孤獨」，包括主動的孤僻和被動的孤淡，指的是因人際交往的缺乏而產生的形單影隻、孤苦伶仃的情緒。人在失怙、失戀、失助、離群時，容易產生這種不安的感覺。這種「孤獨」只是肉體的孤獨，而真正的「孤獨」，應當是靈魂的孤獨、精神的孤獨。肉體的孤獨是人人皆有的，靈魂的孤獨、精神的孤獨則是專屬於文人、學者、思想家的，那不是弱者退避躲閃的呻吟，而是強者以守爲攻的戰略。

錢鍾書對「孤獨」別有解會，所拈出的「衆裡身單」說，對「孤獨」有更深刻

的詮釋：「與人爲群，在己無偶，……聚處仍若索居，同行益成孤往，各如隻身在莽蒼大野中」，「所謂子立即有缺陷之群居，群居始覺子立」。雖然身非獨處，但由於心理阻隔和思想疏離卻產生了咫尺天涯的距離感和悵然若失的精神苦悶。錢鍾書指出，西方現代哲學的「衆裡身單」說，在中國古代的詩文中，早就有所表現。他從曹植《求存問親戚疏》：「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閉關而捫心，臨觴而嘆息也中」談起，引述了大量詩文例證，如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在衆衆歡笑之中，當如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壘，悵坐寂默，不能自解」等等，「皆言有儕侶而仍焚獨」（《管錘編》第三冊，第1685頁）。這種「孤獨」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孤獨。細細品味，此孤獨並非常人的孤立寂寥，其中另外隱含着一種俯視同儕、神思悠遠的優越感。

德國哲人叔本華在《論了解自我》中說：「偉大人物命中注定要成爲孤獨者——儘管他也多次爲此命運而深感痛苦，卻又總是選擇它，因爲成爲孤獨者的命運，畢竟要比成爲粗鄙者的命運少一些痛苦。隨着年齡的增長，可以更容易地說「敢於成爲智慧的人」。雖然孤獨是悲劇性的，但對於偉大人物來說，退守孤獨正是他們的一種人生戰略。

據楊絳先生說：「鍾書小時最喜歡玩『石屋裡的和尚』。我聽他講得津津有味，以爲是什麼有趣的遊戲；原來只是一人盤腿坐在帳子裡，放下帳門，披着一條被單，就是『石屋裡的和尚』。我不懂那有什麼好玩。他說好玩得很；晚上伯父伯母叫他早睡，他不肯，就玩『石屋裡的和尚』，玩得很樂。所謂「玩」，不過是一個人盤腿坐着自言自語。」（《記錢鍾書與〈圍城〉》，第27頁）這段回憶非常重要。錢鍾書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完美的孤獨者形象。現在看來，這件「小時候幹的營生」，雖然是一種常人認爲了無意思的遊戲，錢鍾書卻樂此不疲，竟然玩了一輩子。

這裡的「石屋」，就是「冷屋」、「容安館」（又稱「容安室」、「容安齋」），也可包括牛津大學「飽蠶館」等錢鍾書生活、讀書、思索、寫作的地方或他理想中做學問的好地方——「荒江野老」之屋。錢鍾書認爲：「人聲喧雜，冷屋會變成熱鍋，使人通身煩躁。」因此，叔本華所說「思想家應當耳聾，大有道理」（《一個偏見》，《寫在人生邊上》第38頁）錢鍾書說：「讓靈魂自由地去探勝，安靜地默想，「小屋子可成極樂世界」（《窗》，《寫在人生邊上》第9頁）。這種自由、獨立，猶如佛祖冥想的菩提樹下、穆罕默德避隱的洞窟、耶穌時常需要的獨處所在。

「和尚」，就是自署「容安館主」（又稱「容安齋居士」、「槐聚居士」）的錢鍾書。就是少兒時期英姿勃發、自命爲「項鼎之」的錢鍾書，寫《管錘編》、《談藝錄》時的好學深思的錢鍾書，寫《槐聚詩存》時的憂世傷生的錢鍾書，寫《圍城》時的「癡氣」旺盛的錢鍾書（楊絳：《記錢鍾書與〈圍城〉》第37頁）。

「一人盤腿坐在帳子裡，放下帳門，披着一條被單」，就是錢鍾書使自己保持「衆裡身單」，用志不紛，「不以開氣力做人情」。《圍城》中寫女博士蘇文枬會自許「崇高的孤獨」，雖有反諷的意味，卻也反映出錢鍾書認爲「崇高的孤獨」（《圍城》第12頁）存在。錢鍾書致彭祖年覆信稱：「三不朽自有德、言、功業在，初無待於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談話不痛不癢之話，花費不明不白之錢也。」對鄭朝宗教授說：「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鄭朝宗《錢學二題》，《海夫文存》第50頁）。對我說：「大名氣大影響都是百分之九十的誤會和曲解摻和而成，聽其自然最好，經吹噓後成爲「重要」了，必然庸俗化。」（陸文虎《錢鍾書其人其書》，《圍城內外》第29頁）從對「不三不四之人」的排斥、對「大名氣大影響」的警惕和對「二三素心人」的傾心，均可看出錢鍾書對「崇高的孤獨」的堅持。

「玩得很樂」，「自言自語」，就是大孤獨得大自在，錢鍾書能夠讀自己想讀的書，幹自己想幹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做自己想做的人，有不足與外人道的快樂。錢鍾書二十幾歲時，曾立下志願：「但願竭畢生精力，做做學問。」（楊絳《錢鍾書對〈錢鍾書集〉的態度》）終其一生，錢鍾書都是鍾情於書。對錢鍾書來說，不受干擾地讀書、筆記、沉思，世間樂事，無逾此者。他於中國古籍，經史子集，無所不窺，而由於家學淵源，尤擅雜部。他於西方經典，既細讀要籍，也不放過瀏覽報刊。常能從不相干的書中讀出無窮樂趣。他的中西文讀書記有七萬頁之多。學術著作《管錘編》、《談藝錄》、《宋詩選注》、《七綴集》和創作《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槐聚詩存》等，都已成爲當代經典。

英國小說家狄更斯在《雙城記》中說過：「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篤信的時代，也是疑慮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什麼都有，也什麼都沒有；我們全都會上天堂，也全都下地獄。」用這段話形容中國社會的現狀，我認爲非常恰當。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但環境破壞太大。一部分人富了，但還有很多人太窮。中國作爲一個有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在科學、教育、文化方面，對當下世界的貢獻太少。什麼原因呢？以我個人陋見，社會的浮躁之氣早已浸染了學界。許多人既要當學問，又要博名利；既要當學者，又要兼濟天下；沒有多少人用心於本職工作。我不反對一些人成爲公共知識分子，但是不必大家都成爲公共知識分子，我們實在太缺少腳踏實地、專注於自己學術領域的純粹學者了。錢鍾書先生不是革命家和社會活動家，只是一個孤獨的學者，他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中對於人生世事有難能可貴的深切關懷，表達了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鮮明態度。他知道自己畢竟是學者，因此，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自己的專業中，從來沒有動搖過。錢鍾書孤獨的境界，我們可能永遠都達不到，但他的學術精神和人生態度，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學習。（下）